

離別

車窗外下著淅瀝滂沱大雨，不斷打擊著車體與玻璃窗，企圖闖入乾燥地帶，渲染潮濕。車內一片無聲，只有那冷氣一下一下的送風聲，偶爾喇叭與引擎聲劃入沉寂。

車窗一頭的少女，頭微仰，因為個子不高的關係，目光所及皆是水珠紛紛佇足，滑過朦朧窗戶，望著簾幕之後的烏黑，那鋪天蓋地像是個無處宣洩煩躁憂慮的孩子。她扭開水龍頭想擦把臉，並拭去斗大且接踵而至的淚水，卻一時沒注意手下力道，一擰把手，竟失手開到最大，水花四濺。她慌了，但卻怎麼也關不起來，又氣又急，頹然放棄，兀自跌坐在地上，和嘩嘩水聲一同哇哇大哭。爭先恐後消逝、不期而遇的水珠，映在少女茶色瞳孔中，雙眉緊擰。她緩緩閉上雙眼，暗想，這世間何嘗不是如此？一次一次生別離，生邂逅，最終撒手人寰，織就我們不常不短的一生？那任人丈量談論的。

幾十年前，親人迎接她的降臨，把她視為上天的奇寶，不曾因為她天生殘缺而嫌棄，一直以來都是捧在手心上呵護著。

小時候，小到她沒有印象的年紀，他總是出席她的早療課程，學習怎麼照顧、和這個孫女相處；再來，到鄉下買地，始終擁著那個女娃兒，一向脾氣火爆的他，卻耐著性子、柔聲和她說著話，縱然她聽不懂、也無法用文字回應，只能咿咿呀呀說著不屬於她的年紀的嬰語；漸漸地，她開始有了些印象，雖然都只是片段且零散，但她手上的狗咬齒痕一次又一次告訴她，那是真實發生過的，並不是自己捏造的記憶抑或午夜夢迴，那次是她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如此焦灼，因為往後的日子她健康平安地長大了；她每一次回來探望，離開前總要親他的臉頰，才會讓她心滿意足拉著父母的手回家，臨行前他始終不忘給她零用錢。

她清晰記得那樣的楚河漢界，擺好的旗子，他解釋遊戲規則三遍，確認她聽懂了，再教她辨別旗子對應的大小。旋即，開局。

突然張開久遠的卷軸，有些用毛筆一筆一畫落下的字早已暈開泛黃。她看著遽增的大雨，瞥見如浮光掠影的樹梢，閱覽著刻骨銘心的纏繞。

流年在時光之河奪去人們身邊的美好。

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，他的身體不復硬朗，肉眼可見的急遽退化。從拄著拐杖，到坐在輪椅，最後只能臥床。從聊天到簡單寒暄，從關心問候到咿咿呀呀不清的回應，從顫唇應聲到只能用喉嚨發出宛若垂老瀕死野獸般的聲音。

他的病況每況愈下，她逐漸逃避，她害怕，不能完全接受那是不可逆的疾病。

那是她第一次感覺到，上天正在慢慢抽去你不想失去的事物，就像那隻你心愛的小熊娃娃，在某次搬家中意外丟失，怎麼尋覓就怎麼戚戚惶惶。驀的，她心頭一緊，強壓心上的酸澀，強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車窗外的水滴。水珠聚攏，聚攏，聚攏。像是時候到了，離去。

水落間，眼前愈發含混，玻璃窗外的街景仍然若隱若現，少女眼光浮動。她挪了挪身子，找到舒適些的坐姿，企圖用動作掩藏心事。迷迷糊糊的，倚著座椅墜入夢網。

她又夢見那天，他們下象棋，各執一方。輪流翻棋子，時不時傳來笑聲和驚呼聲。不知為何，夢境中年幼的她，那麼急迫想知道印在棋盤上四個碩大的漢字，卻問不出口。她見到他頷首微笑，翻了那枚「卒」。

再次睜眼，窗外不再陰雨，陽光明媚，藍天白雲，彷彿大雨是前塵往事，彷彿雲煙。然而，地上水痕證明了一切是曾經存在過的。世人無法自欺欺人。

耳邊聽著不知何時開始播放的廣播，節目中正好是談論歷史主題。

「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一場中原逐鹿的故事。在秦末陳勝起義，隨後楚、漢相爭，項羽和劉邦為爭奪統治權力而進行戰爭。在那時的豫州 滎陽、成皋一帶，北臨黃河，西依酈山，東連平原，南接嵩山，是世世代代兵家必爭之地。」

「是的，正如凱莉所說的，而之後在一次奪城池中，項羽的將士經不起劉邦的侮辱，一急之下中計，導致城池拱手讓人，因無顏見項羽，最終自戕……」

清脆的女聲、饒富磁性的男聲再度將她拉回現實。

「聽完『楚河漢界』的故事後，你們有何感想呢？歡迎到臉書粉專留言唷！謝謝大家，我是DJ 凱莉，」「我是DJ 白晝。」「謝謝大家的收聽，明天不見不散，路上的朋友記得注意路上安全，出門的朋友記得帶把傘喔。」(播放輕快的歌曲)。

她條的一顫，「楚河漢界」！就是這四個字。忽然，又想起在《周易》中的陰陽筊。難道，是這個意思？心亂如麻，淚水不可遏止的無聲湧出。

回到家門口，地上、車體上的水珠全無，只有陽光的氣味。少女倔強的收淚，邁向陽光。迎向驟雨後的晴日，行走在暴雨和暖陽間，她明白那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
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離別是必修的課業，每個人都會面臨，亦會成為逝者。

但是，「離別」只是換種方式活在少女的心裡、夢裡。